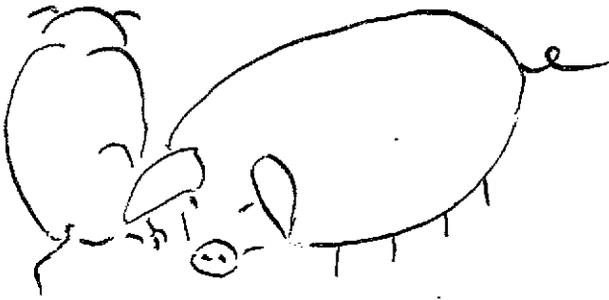


牲畜罷工記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下
瑪

一册

17489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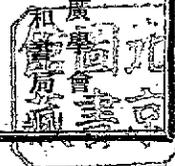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協和書局
北京路協和書局

牲畜罷工記

中華民國五年歲次丙辰

版權
所有



DIETETIC LIBRARY

THE STRIKE AT SHANE'S

(Prize Story of Indiana)

Adapted and Translated

BY

Mrs. D. MacGILLIVRAY

AND

Y. S. LOH

On Sale at MISSION BOOK COMPANY

18 Peking Road,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Honan Road, Shanghai

1916

Printed by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REFACE

This is an amusing and instructive story of a supposed strike by the birds and animals on Farmer Shane's estate, as a protest against ill-treatment. It points out the disasters that would follow should such a strike be possible.

This book is admirably suited for boys and girls and for the rural population.

It is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merican Humane Education Society, Boston.



牲畜罷工記序言

此册小書。其宗旨是欲顯明人道。指示世人不當苛待諸般牲畜。譬如家畜中之貓犬牛羊騾馬等物。皆人之友也。試思我人若無此等牲畜之助。將有如何之景況。然則我人豈可不善待之乎。我等若欲宰割無論何種牲畜以及禽鳥等類。當以仁術殺之。愈快愈妙。不使彼等多受痛苦焉。

是書。風行美國。並得美國人道會之獎賞。今譯之以供衆覽。望讀之者皆由之而生愛物之心焉。更望我國之農人及兒童。皆能手此一編。

牲畜罷工記目次

- | | |
|------|------|
| 第一章 | 虐待老馬 |
| 第二章 | 老馬得病 |
| 第三章 | 羣畜會議 |
| 第四章 | 議決方針 |
| 第五章 | 實行罷工 |
| 第六章 | 罷工情形 |
| 第七章 | 怒馬傷主 |
| 第八章 | 病中苦境 |
| 第九章 | 良友規勸 |
| 第十章 | 悔改前非 |
| 第十一章 | 福祿齊臨 |

牲畜罷工記

第一章 虐待老馬

農人莘姓者。家道小康。有子女各一。田數十畝。牛羊馬匹若干。但其秉性殘忍。苛待諸般牲畜。又不教其子成良善之輩。此人本極貧苦。後方得此產業。其心中惟以金錢爲主。不顧他人之艱辛工作。惟要自己得錢。但其妻及女。皆秉性溫良。待人仁慈。以至牲畜亦無不體恤。有時其妻見其殘忍之舉動。怒焉憂之。屢次勸諫。只是不聽。反激其怒。而責之曰。婦人輩安知此等事。休再多言。此非爾分內所當。云云。

一日。遣其子莘興出外。帶馬二匹。空車一輛。往樹林中載運木料歸家。二馬中一馬名駒平。已衰老。一馬尙在壯年。是故駒平不能如壯馬之善走。况鄉間路途不平。且泥濘難行。駒平力難勝任。至中途不能行走。於是莘興卽以鞭痛捶之。此可憐之老馬。盡力又向前支撐。不數步後。

車遂陷於泥濘中。不得移動。莘興大怒。以鞭又痛擊之。鞍前愈烈。時有
一同村老翁經過其地。見莘興如此情形。卽呼曰。住手住手。車陷泥中。
如此打馬何用。莘興曰。此皆老馬之咎。該受鞭打。老翁曰。此馬既老。何
能如其壯年時之有力乎。我今亦老矣。不能作事如從前。馬亦然也。爾
且莫急。待我設法助爾。使車出泥濘。說畢。卽以一長竿置於車輪下。將
輪抬起。同時命莘興牽馬向前。拖動此車。但莘興怒氣復發。將駒平痛
鞭。以致此老馬力竭倒地。莘興又連鞭不止。老翁見之。急呼曰。住手住
手。此馬既倒。何故再鞭之。若一人倒於地。復從而擊之。是必殘忍之輩
所爲。待馬亦相同。爾不見此老馬。氣喘將噎斃乎。若不速將其韁索解
去。則必死矣。莘興怒猶未息。答道。我不管他。現今天將垂夜。我與此一
車木料。陷住在泥濘中。皆此老馬之咎也。彼老人曰。此非馬之咎。乃爾
父之過也。此馬已爲爾父服役二十餘年。而今老矣。當善待之。爾父不

思及此。仍使之服重役。致有此失。說畢。其卽往前將駒平扶起。並向之說幾聲可憐之話。正在此時。又有一鄉人名德蘭西。牽着二匹好馬。經過其處。一見路中如此情形。就上前去看何事。原來是麥老翁與莘興二人。在此。麥老翁曰。今日莘興駕此車過此。不想陷在泥濘中。不得拖動矣。德蘭西就上前一看。說道。此一車木料。非用四匹強有力之馬。不能勝任。莘家用此老馬來拖。正是苛待牲畜太過矣。德蘭西卽以自己兩匹好馬。幫同彼二馬拖車出泥濘。至路旁歇住。德蘭西謂莘興曰。此車木料。非二馬之力可運至家中。爾不如且歸。將木車遺在此。明日再領好馬來拖。莘興聞言。只得將馬解去。牽回家中。將馬放在馬房。自己就去吃晚飯。其父問曰。今日爾來甚遲。未知木料。已經載歸家中否。莘興答道。今日我駕此車回家。不想半塗陷於泥中。那匹老馬。只是不肯拖車。雖然鞭打。亦是無用。於是莘興又以麥老翁及德蘭西之言。說了

一遍。其父聞言怒甚曰。此非彼等之事。何故妄加干涉。我知馬匹之事。與彼等無異。幸與答道。彼等之馬匹甚肥壯。而且有快樂之狀態。彼等並不以老馬拖重車。其父愈怒。呵道。此皆爾母之過也。因彼不肯將此老馬賣去。所以致此。幸與之母適在旁。答道。此匹老馬。從我等初來此地。卽爲我等服役。至今約二十年。十分忠心。故我不肯將其賣去。德蘭西先生之言誠是有理。自今以後。請丈夫不再命此衰老之駒平作重役。可以輕易之工作。終其餘生。其女亦接言道。母親之言是也。望父親聽之。不使外人再言父親虐待馬匹矣。其父不悅曰。是皆妄言。不必多講。我再不聽也。

第二章 老馬得病

次日。天色清朗可愛。原來正在春天氣候。樹葉新嫩。花草鮮麗。各種鳥雀飛鳴。結巢往來。甚爲忙碌。

但莘農夫並不快樂。起身甚早。卽要驅諸馬出外工作。其往馬棚將門開視。只見駒平垂頭喘氣。莘農夫上前察視。見其疾甚重。卽怒聲道。我正是倒運。不想在此農忙之時。此馬又病矣。

原來昨夜莘興牽馬回來。未會將馬身之汗揩去。卽關入棚中。夜間亦未給乾草使之臥其上。因素來莘農夫不以牲畜爲意。故其子亦效尤矣。今日此馬得傷寒之症。皆由此也。

莘農夫卽喚其子出。怒聲命之曰。快與我去請獸醫何先生來。與此老

馬吃些藥。使之快出作工。

按西國地方各種牲畜皆有醫士爲之診病

不一時。何醫士進來。診看此馬一回。說道。此馬之病可以服藥全愈。但不能使之卽作工。最少須歇一月之久。莘農夫聞言大怒。對何醫士道。我不願在此老馬身上費如許銀錢。我不肯買藥。亦不肯付醫金。請爾速去。不必再來。

正在此時。莘農夫之妻走出。聞其夫作如是語。急轉身向何醫士道。請勿見罪。陶平一切之醫藥費。必付先生。請先生爲之診治。於是莘農夫愈加震怒。大叫道。費錢。費錢。轉身忿忿而去。

何醫士卽自囊中取出幾料藥。付與莘媽媽及其女兒。命之如何喂與馬喫。並給一瓶油。教之如何擦馬之四足。莘媽媽取一條舊棉被覆於陶平之背。使之煖熱。

不幾時。諸牲畜皆知陶平得疾。

大概之人。不信牲畜能言語。其實彼等有一種言語之法。惟我不諳之耳。不見夫秋末冬初之時。諸鳥預備飛往南方和煖之處。先召集於一處。鳴噪計畫。以後方結隊飛去。

老馬陶平秉性和善。爲莘家田莊間諸牲畜所愛戴。既聞其如是得疾。皆顯怒狀。

此日莘農夫無法可施。雖彼一馬未病。但其性甚強悍。不肯獨自工作。惟與駒平同軛。則翕然矣。馬棚中有小馬數頭。但若使與此強馬同軛。必致互相踢損。故其無奈。卽往鄰家去借一馬。若不肯借。或租或買皆可。但此正在農忙之時。無人肯以其馬出借或出賣。而且鄰人皆知其苛待牲畜。所以更加不能想法。

莘農夫既借不到馬。便回家罵人。而怨聲忿忿。至一星期之久方休。於是其定意將一匹小馬作工。喚莘興往田間牽一匹小馬回來。闖入馬房中。以繩套其頸。小馬驚逸。幾乎爲繩勒斃。於是彼父子二人將韁軛加諸其身。但小馬驚慌亂遁。彼等卽以鞭痛擊之。使不敢動。於是莘興復以彼一馬牽出。與小馬同置一車軛中。彼馬不願與一驚慌之小馬同軛。停頓不前。莘農夫卽將其痛鞭數下。強使之就軛。

諸事整備。將欲啟行時。此小馬忽又驚躍不定。莘農夫又以鞭擊之。不

料此二馬一躍向前。拖此空車飛奔向大路而去。莘農夫與其子在後追趕。只是不能追上。

一霎間。此二馬砰然撞擊於牆角上。一齊跌翻。車輛粉碎。而小馬亦受重傷。

莘農夫趕至。見此情形。即喚莘興往家中取銃來。說道。我不肯爲此小馬再費醫金。霎時間。莘興取銃至。莘農夫即將小馬銃殺之。牽彼一馬回家。於是其忿怒之心。較前尤烈矣。

第三章 羣畜會議

駒平雖得重疾。然因莘媽媽及其女之留意服事。不久就能走出馬房喫草。但其四肢仍孱弱。不堪工作。

莘農夫因其田中之工作不能趕快。故日日發怒。其後雇得一人並馬二匹。助其工作。但此人不使其馬過勞。及時卽息。莘農夫自己則驅其

馬匹自早至夜。作工不輟。鞭打及忿恨之聲。不絕於耳。

一日。駒平出外。召田莊間諸牲畜聚一會。討論何法可以減輕彼等之艱苦。會時定在星期日之下午。因一星期中祇有此日空閑。至時。諸牲畜集於田中一老橡樹下。爲數甚多。駒平見此羣衆。不覺大詫異。

赴會者。有馬有牛有羊有豬有雞鴨貓狗。更有空中之鳥類。甚至蛇及蟾蜍。皆遣代表至。駒平見此盛會。甚爲奮激。蓋其召集之會。乃僅爲本田莊間之牲畜。不想有若許之衆焉。駒平心中以爲蛇與蟾蜍二物。不該赴此會。卽向彼等詰問。何故來此。

蟾蜍答曰。我等本非獸類。亦非鳥族。但我等亦是一種有用之物。喫去諸般害穀之蟲。並蚊蠅等類。但我等受虐待甚烈。故赴此會。駒平答道。請勿急。不久將妥議辦法。但是蛇先生爾何故亦至此。答曰。我亦食去田中之蟲。以護稻麥。爾口中有毒。若爲爾噬。則危險特甚。蛇答

曰。非也。蛇中雖有毒類。但我非其一。我之口中。並無毒氣。駒平曰。既如此。爾可居此。駒平轉身見一騾亦至。卽問曰。爾非此田莊間之牲畜。何爲來此。並問自何處來。答曰。我在一城工作。離此不遠。而我之主人。待我苛刻。自早至夜。令我工作。不得飽食。且常鞭我。今日我自馬房中放出。卽狂奔至鄉間。欲思休息一日。乃見爾等在此會集。故亦望風而至矣。駒平曰。此處非休息之所。若被莘農夫看見。爾將不得休息矣。騾曰。無妨。若莘農夫欲捉我時。我卽逃去可也。駒平曰。恐亦不易逃去。但爾可居此聚會。如今請牛先生說明。何故來此之宗旨。爾受何虐待。牛曰。我受之苦。雖不如爾等之大。但彼等待我並不善。莘農夫一家之人。所飲之牛乳。皆由我一身供給。此事我亦不以爲意。但一日。我生一犢。彼等卽取之去。第一夜。我心中甚焦急。卽自棚中奔出尋我兒。不料被莘農夫之子莘輿看見。卽趕來鞭我。驅我回去。此外尙有一事。每日莘輿

來擠我乳時。又常將我踢。昨晨其來擠乳時。有蠅來嘍我。我卽揮尾驅蠅。不想幸興發怒。將我之尾縛於我腿上。蒼蠅又來嘍我。我無奈。祇得以足踢之。驅之飛開。不幸踢着幸興。並將牛乳一齊翻倒。於是其大怒。將我鞭得甚苦。

牛既說完。駒平又講一馬。名迪吉者。說明其原因。迪吉曰。我自知性急。前日我與一小馬狂逸而去。致小馬受傷。而被幸農夫銃殺。至今猶有悔心。但幸農夫使我終日工作。不稍體恤。偶一停頓。鞭撻與惡聲卽隨之而至。照此樣做去。我實不堪任受矣。爾有何法教我乎。

駒平復講豬先生說話。豬曰。種種不平之事。我亦一時難言。但有時我自籬芭下鑽身出去。彼等卽呼狗來威嚇我。咬我。其時狗亦在場。急辯曰。此非我之過。實彼等使之也。

豬曰。此亦不妨。爾等若有用我處。我必竭力爲之。

駒平復請雞先生說話。雞應聲而出口。去年夏天。我領幾隻小雞在場地覓食。前面菜園之竹籬下。早有一破洞。彼等久不修補。是以諸小雞卽鑽身進去。我亦隨於後邊。忽然磚石橫飛。擊斃小雞二隻。並打斷我一翅。轉身看時。知此事乃幸與所爲。有時又要喚狗來驚擾我等。狗又辯曰。此非我之過。乃彼等之指使耳。

駒平曰。勿爭論。且聽貓先生有何報告。貓曰。我時時被踢打。被驅逐。彼等不與食物我喫。所以至萬不得已時。只得偷食矣。我雖盡力捕鼠作食。但究竟不能以之爲常。

此時駒平見一鵝鶉。卽問曰。先生來此何爲。鵝鶉曰。我來代表諸鳥說話。我等鳥類殺除各種害稻麥果蔬之蟲豸。而有益於農人不淺。但我等之巢廬。時被拆毀。我等之小鳥。時被殺害。而幸農夫及其子。又常思殺害我等。



此時陶平宣言曰。本會暫休息五分鐘。使各位有暇往河邊飲水小憩。

第四章 議決方針

會又集。陶平即問諸牲畜曰。爾等既受如是虐待。當思一對付之法。使之不敢再如是行。迪吉即挺身出曰。照我想來。不如將其田中與家中之物件。一齊踢得粉碎。以報此恨。陶平搖頭曰。此事使不得。於是此驟說。我今想得一策。試說與諸位聽。我向居城中。常聞得一輩工人。因其主人相待不善。即相率罷工。爾等何勿亦如是罷工。不肯作事。非至爾主人善待之不止。我想幸農夫若不得爾等之助。數日後。即覺其難。而將重視爾等矣。迪吉首肯曰。此計甚善。我今不作工矣。若彼等強使我作工。我即舉足踢之。而逃往他處。

驟曰。動輒損人。非善計也。爾不當舉足踢人。惟不作工可已。

陶平曰。然也。我等不當作殘忍之事。如今可將此策付議。

議論之後。即表決罷工爲最善之策。於是又商議如何進行之法。

迪吉至後。思得一法。即假裝跛足。不能行走。作工。並通知其他諸馬。作同一態度。牛曰。從今以後。我不肯走回牛棚。須待莘與來牽。方回棚中。若要擠乳。我不肯放出。即放出亦不多。貓曰。從今以後。我不捕一鼠。任彼等食盡米穀可也。其時一大鼠適躲在一隅。聞之。即曰。感謝不盡。我公之德。貓聞鼠聲。即轉身曰。我之不殺汝。非友汝也。汝不可誤會。說罷。即向鼠走去。鼠急避入洞中。

蛇與蟾蜍亦議定。離此間而往他處。

鶴鶉曰。我與家族。即欲搬往他處。今年夏季。爾等在此田莊間。將不見吾族之一焉。紅雀曰。我等之光陰。大半費於捕殺害果之蟲豸。去年夏初。我等因爲食少。許櫻桃。莘農夫幾將我全家殺戮。所以今年夏天。我等盡離此去。不爲莘農夫捕一蟲矣。其餘諸小鳥聞此。皆曰。甚善。我等

將同去也。

烏鴉曰。我將何爲。雞曰。爾不當在此。爾昨日自我巢中偷去一卵。鴉曰。我雖竊卵。但亦驅開鷓鷹。免將小雞捕去。失去一卵。何足比小雞之見捕。而且我亦殺去諸蟲。並逐走鼠類。若爾等准我同入此罷工之約中。我亦將離此而去。使莘農夫所有之小雞。盡被鷓鷹捕去。

母雞急止之曰。爾不可離此處去。勿使我之小雞見殺於鷓鷹。爾若留此。我必常報爾以一卵。百鵠曰。我雖黑色如鴉。但我不欲竊卵。

陶平曰。爾雖不竊卵。但昨日我見爾在田中將禾稻拔起。此亦不當爲之事。百鵠答曰。爾不知我之意。我是在禾根中尋小蟲食之。若我不如是將此等蟲食去。則將有許多禾稈爲其所毀矣。我實大有益於農人也。在春季之時。農人犁田。我等卽從於其後。食去諸般土中翻出之蟲。在夏季或秋季收成之時。我等亦至食去蟲類。綜計各種害稻之蟲類。

爲我等殺食者。何止千萬計。但是莘農夫一見我等便殺。因此我族中死於其手者。不下數百。如今我向爾等聲明。今年夏天。我等不再在此田中。爲其殺一蟲。而且要從他處帶幾尾蟲來。墜下於其田中也。

駒平曰。從他處帶蟲來一事。我不贊成。但其餘諸鳥皆一味贊成曰。帶蟲帶蟲。如此可使莘農夫覺得蟲之害其稻麥。而知我等捕蟲之工。誠有價值也。

會將閉時。狗亦挺身而出曰。我尙未發言。請少待。我今聲明。此後我若被遣出驅逐爾等時。爾等不必畏懼。因我定意不傷爾等也。尙有一事亦須表白。平時我在園中捕田鼠而殺之。但今以後。不如是行矣。任彼等毀壞花木及蔬果可也。

於是駒平卽聲明閉會。並言於一星期之後。仍在原處聚會。並報告一切情形。

正在此時。莘農夫率其子經過。見之。卽曰。此等牲畜羣聚於樹下。未知何故。其子答曰。正是奇怪。我等且前往觀之。將近其地。狗與貓早已奔回。鳥雀亦皆飛去。彼驟亦向野田間遁開。而其餘之牲畜皆四散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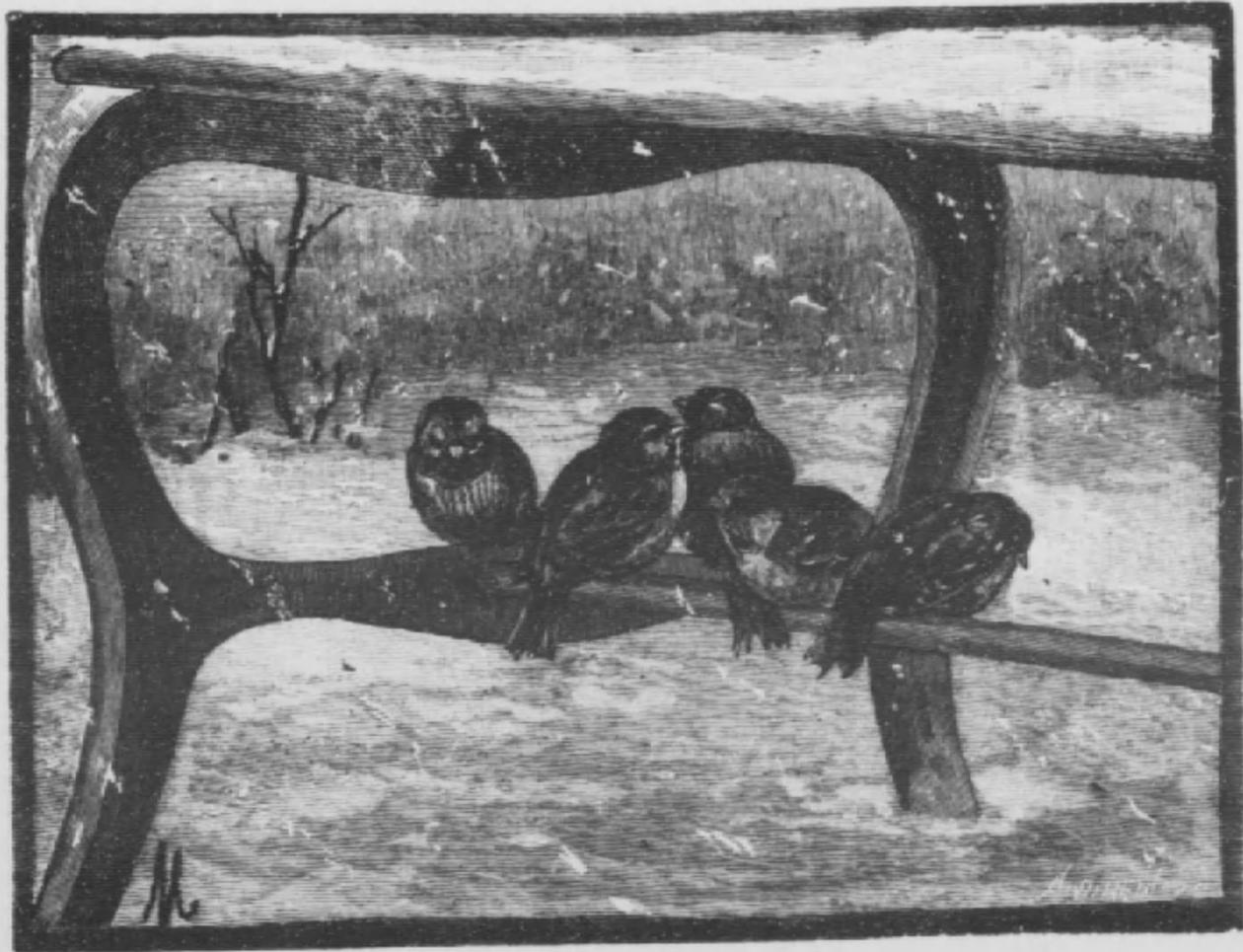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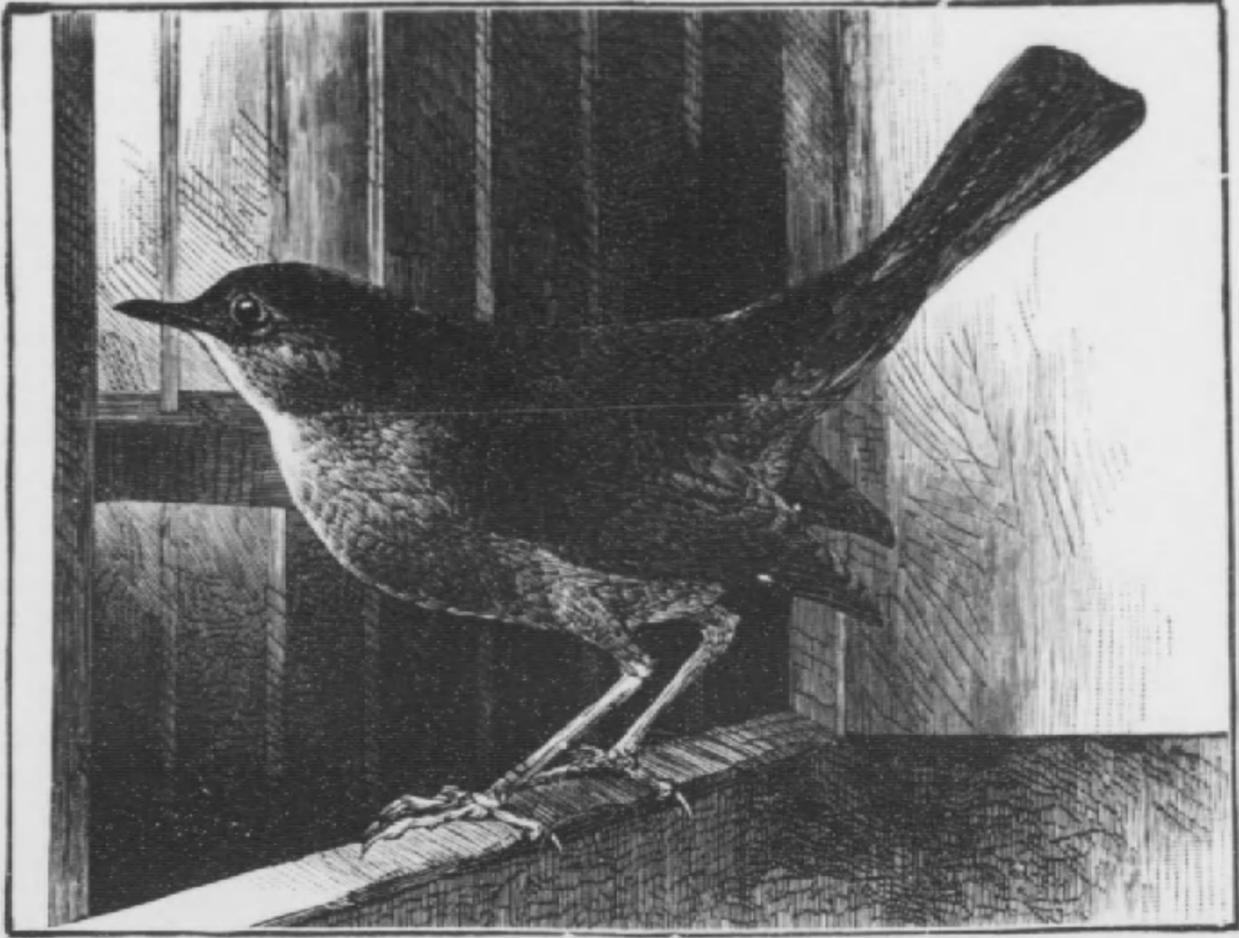
第五章 實行罷工

次日天氣清朗。莘農夫一早起身。就到馬房中。要牽馬出外工作。馬棚中除駒平與迪吉以外。尚有馬兩匹。其先走到一匹黃馬處。但見黃馬臥於地上。其以爲此馬尙未睡醒。就舉足踢去。催之使起。但此馬向之長歎一聲。仍然不動。其又連踢一下。此馬方徐徐起立。但是垂頭向地。莘農夫怒叱之曰。逆畜。何爲貪懶至此。

於是其又往白馬處。只見白馬亦臥地不動。並見馬料尙未食盡。莫明其故。急呼道。莘興快來。此等馬匹皆已得病。未知何人下了毒藥。爾可快去。將迪吉加上鞍轡。騎往何醫士處。請其快來。察看此等馬匹。未知

中了何毒。

莘興奉命去牽迪吉出馬房。但是迪吉假裝四脚發僵。走動不得。莘興呼其父曰。此馬亦病。如何是好。其父卽上前察看一回。無法可施。驚奇道。我不明此事。爾今可步行去。請醫士快來。莘農夫回到家中。謂其妻曰。今日馬房中之馬匹。一齊得病。正是我運氣不好。莘媽媽答道。照我想來。莫非是馬匹作工太辛苦。以致如此。因爲馬匹非機器之比。須當使之休息。並以好料飼之。方可健壯。莘農夫勃然不悅曰。是皆愚婦之言。那知此等事。馬匹必須作工。若照爾之計。如何產出金錢。其時醫生至。診看馬匹。卽以藥料喂之。以油擦之。但不見其好。醫士亦奇之曰。我不明白此等馬匹之病。但心中暗想。莫非彼等工作過度。以致全身脫力乎。直到傍晚。醫士方回家。應許明日再來診治。夜間。莘農夫與其子在門外。見一羣黑鳥。飛於其田中。爲數甚多。莘農



夫謂其子曰。明日早起。爾取一火鎗往田中殺盡此等鳥類。此語適爲其女媮娣所聞。卽諫其父曰。兒聞黑鳥能啄食蟲類。何故父欲害之。莘農夫怒斥之曰。爾豈懂得此事。速去睡。明晨莘興取鎗出外。路中遇見昔日助其抬車之老翁麥先生。謂之曰。莘興。吾看此等黑鳥作事奇怪。好像在口中啣着一種白色之物。向爾田中墜去。爲數不少。莘興亦未明其故。卽向前走去。方近田邊。諸鳥一鬩而散。未曾殺去一隻。莘興回家。其母呼之曰。阿興。今日我往牛棚擠乳。只是擠不出來。爾知其故否。答曰。不知。讓我再擠。若是擠不出來。我就重重鞭打之。其母止之曰。此事使不得。待我自己去擠可也。莘媽媽走往花園中。只見園中好花盡爲田鼠所嚼食。急呼其女曰。媮娣快來。看我之花。快與我去喚狗來捕田鼠。一霎時。狗至。惟伸舌舐彼等之手。忽轉身又去。莘媽媽又喚狗回。以好言謂之曰。爲吾捕田鼠。勿遽去。狗又回來。莘媽媽卽指

田鼠之穴。命狗去捕。但是此狗垂頭不樂。而又走開矣。幸媽媽見此情形。曰。此事真奇怪。我從未見此狗有此行爲。次日有豬數頭。挖破菜園之藩籬而入食其菜。嫪娣呼狗往逐豬出。但狗仍臥地不動。一若未聞。夫此狗如是倔强。實屬不該。因幸媽媽與嫪娣待之甚好。所以嫪娣不樂。向此狗責曰。惡狗。何得如此。今晚爾將不得好食矣。於是嫪娣自己走入菜園中。驅豬出。

第六章 罷工情形

一星期以後。諸牲畜又聚於樹下。報告彼等所作之事。內中有幾種牲畜。雖因此次罷工而受苦。然皆拿定旨意。不因之畏縮。願再繼續罷工焉。

胸平爲主席。按法開會。先請一馬名迪吉。報告其所作之事。迪吉跳躍向前。將其在前期如何裝跛足之事。報告會衆。然後說道。諸位若要

我不做出凶橫手段。謹守此次罷工之規則。實在是氣悶之至。因為我聽得莘農夫及其子。常向我斥罵。我恨不得跑上前去。將彼等踢倒於地。迪吉說畢。黃馬報告道。在此罷工風潮中。我實在是肚中飢餓。因為彼等以為我是生病。不肯多與我食物。而且常以惡味難吃之藥。硬要我吃下。如此待我。還不如將我趕出外邊去。尚有青草可以充飢。此馬又說。雖然罷工是一件難事。但是情願繼續做去。白馬說道。我並不怕飢餓。既然罷工。祇得忍受此苦。雖至數月之久。亦所願也。於是牛報告道。我在此一星期中。甚為困難。因為我不願出乳與彼等飲。所以無奈。減少自己之食物。莘興甚喜飲牛乳。此一星期中。彼不能得飲。故一日至我處。說我故意作難。將我痛鞭。但我亦將蹄回踢。至於莘興無乳飲。我並不在心。可惜莘媽媽。及其女嫖娣。亦因此受累。然我亦沒法兼顧矣。

駒平至此。又喚一狗名踏山。報告其事。踏山道。我已盡力不爲彼等工作。有時假意作工。因畏彼等之鞭打也。但我亦爲幸媽媽與媛姊而憂。因園中之花。盡被田鼠咬去。此等花朵。是彼等所喜悅者也。但我既入罷工之約中。不能兼顧此矣。

雞報告道。我每日生下一卵。但我將卵另藏一處。彼等不能尋得。

駒平又曰。如今再請貓先生報告。貓上前說道。此一星期內。我未曾在。此處捕一鼠。所以不久鼠類將孳生衆多。若我心中要食鼠時。卽往鄰家田中去捕之。

烏鴉報告道。我前日喚同類百餘。助我啣被害稻之蟲。至幸農夫田間墜下之。百鴉亦報道。我與同族亦作此事。將蟲墜於其田間。如今已有足數之蟲。食盡其稻矣。

駒平聽畢烏族之報告。心中不安曰。倘然幸農夫一旦悔改。則我等將

如之何。

百鵲答曰。此事無妨。我已與同類商定。若其悔改前非。則我等齊來將蟲啄去可也。

其時衆小鳥亦報云。自從前次聚會約定以後。我等皆未曾至其田間。於是諸牲畜在會中議定。再繼續罷工。

當在此會議之時。莘農夫走往德蘭西農人家中。請求幫助。其向德蘭西曰。我近來運氣不好。遇事不利。甚至飛鳥羣集於我田中。食去禾稼。德蘭西答曰。鳥不害禾稼。食爾禾稼者蟲也。鳥之爲物。有益於農人。在耕田時。彼等隨於後面啄食蟲類。平時則鳴聲娛耳。令人快樂。

莘農夫曰。我從未聞鳥鳴之可以娛耳焉。我若見鳥至田中。卽命莘與持鎗往擊之。今年我之田莊。事事不順。所有之馬匹。皆得疾病。不能工作。德蘭西道。朋友。我今以實相告。此皆爾自己之過也。爾使馬匹工作

太勞。實屬不合於理。因上帝生牲畜。原非供爾之虐待。乃爲助人之不足也。馬匹若善待之。則必工作忠勤。今試思及老馬駒平。久年爲爾工作。至今已衰老。爾尙不善待之。惟以利爲念。不顧牲畜之苦。爾之所爲。實非善法。所以爾馬皆病矣。

莘農夫聞言不以爲然。曰。我不信此說。我亦不以牲畜視爲玩物。惟知當作工而已。我今來此。是爲請求爾能否相助我田間諸工作。因我馬皆病。無法工作也。德蘭西答曰。我等既爲鄰家。自然應當相助。但我先與爾約。爾不可使我之馬過分工作。若爾應允。則可將馬借去。兩日以後。就來歸還。

莘農夫應允此約。然後又往另一農夫處求助。彼農夫曰。爲鄰之道。自當相助。但我必遣我子驅馬作工。莘農夫曰。何必如此。莘與能驅馬焉。伊人曰。否否。我必遣子來看馬。因爾及爾子皆不惜馬匹。每使彼等工

作過分。莘農夫祇得應承而去。於路中自語道。但望伊人之子不來。於是可使莘興驅策馬匹。使彼等着力工作。不然其子若來。不但顧惜自己之馬。而且要去告知德蘭西。說我苛待其馬匹也。但此事無法可想。且待其來再說。噫。彼等真愚人。視牲畜太重矣。

第七章 怒馬傷主

莘農夫得其二鄰之助。能及時種其穀。但其自己之馬匹。病尙未見好。而付獸醫之醫金。已爲數不少矣。莘農夫見鄰家之馬。工作甚速。奇之一日。其自解曰。此等馬匹。皆知工作之法。故不必鞭打踢罵。而循然做工矣。但其不肯承認此等馬匹之善工作。皆因其主人之善待所致。一日。鄰人之子。謂莘農夫曰。爾田中之土。有蟲甚多。我願黑鳥來啄去之。莘農夫答曰。我不信此事。若見黑鳥來。我卽出鎗擊之。因爲彼等之害。甚於蟲也。此童曰。我聞父言。黑鳥能食去田中之蟲。而我等不宜損害

之。莘農夫曰。此妄言也。

一日。莘媽媽謂其女媛娣曰。今夏不見鳥雀來。此何歟。媛娣曰。奇哉。我亦不知其故。但在德蘭西田中。有鳥甚多。我想鳥亦知父親與興哥之性暴。欲殺害彼等。故避而不來乎。莘媽媽曰。爾不當如是論爾之父親。爾須知其節省金錢。原是爲爾與興哥也。媛娣曰。我不願父親如是之過分工作。苛待牲畜。省下錢來爲我之用。我甯願爲一貧窮而快樂之人。使世人與牲畜與鳥類皆愛我也。我欲以此諫父。莘媽媽曰。爾今莫以此去激怒父親。因其近來諸事艱難。馬匹生病。田間之工作幾有不能料理之勢。且待日後諫之不遲。媛娣從之。

數日以後。田中禾苗生長。但其馬匹仍不能工作。一日。莘農夫謂其子曰。阿興。我方見迪吉馬。在田中奔跑食草。故我不信其有何病疾。而不堪工作。今日下午我欲往城中去。可將彼駕於車上。驅之使行。莘興卽

牽迪吉出。彼父子二人。將馬具加諸其身。迪吉假裝足羸。不便行走之狀。嫖娣見之。卽來旁撫馬。並謂此馬曰。余不忍見爾在跛足之時工作。復向其父曰。父親。此馬既得跛足之疾。請勿使之疾馳。亦勿鞭之。其父不答。卽驅馬而去。迪吉無奈。只得一拐一撞勉強走去。莘農夫亦未曾鞭之。當時其從城中回來。曰。我將使諸馬一一出外。習練行走。次日。其又將迪吉牽出。駕之於車上。並怒聲向之曰。今日我將使爾快跑。說罷。卽以鞭子猛擊此馬一下。

迪吉既受鞭。卽發性不動。莘農夫大怒。將鞭在馬背連連鞭去。以致傷痕斑斑現出。忽然間。迪吉一躍向前。疾馳不止。莘農夫急急收韁。只是不能使之止步。直至兩臂酸痛。迪吉仍狂奔不停。一霎間。至一轉角處。迪吉不肯轉向。一直奔去。躍過一垛低圍牆。將車撞爲碎片。而莘農夫自車中掀出。倒於地上。不省人事。

迪吉即將馬具踢脫。飛奔橫過田間而去。此日。嫖娣適往德蘭西家中拜訪。至旁午辭歸。其時德蘭西亦欲乘車至某處。適與嫖娣之家相近。故請其登車同去。於路中。二人正在談講時。忽然間德蘭西叫道。我見一馬奔過。拖着殘韁斷轡。未知是誰家之馬。嫖娣舉目一望。曰。此馬之形若我家之迪吉。但迪吉近日得跛足疾。不能如此奔騰。不多時以後。嫖娣在車上。又望見遠處有一人仆地。於是恍然悟曰。德先生。我知此馬定是迪吉。而彼仆於地者。想是我父親。德蘭西聞言。急驅車向莘農夫臥處馳去。既至。嫖娣自車中一躍而下。將其父之首抱起。於其耳旁呼曰。父親醒來。！父親醒來。！但其父不作聲。嫖娣謂德蘭西曰。如之奈何。我但望父親不死。德蘭西答曰。莫慌。據我看來。爾父並非死。但重傷耳。我等且將其搬至家中。再作道理。於是德蘭西與嫖娣將莘農夫抬至車內。急急馳往家去。待車到門口。嫖娣先下車。將其事報與母親。

知。幸媽媽立刻奔出。德蘭西帮同彼等將幸農夫搬入屋中。然後又急驅車往請一醫士。醫士至。察其傷。而知其一腿已斷。且頭部受傷甚重。雖無性命之憂。但最少需兩月之久。方可全愈。

第八章 病中苦境

幸農夫受傷之事。於不數日後。各種牲畜皆知悉。故聚而談及之。駒平謂迪吉馬曰。爾行事太過。如今人人皆知爾假裝足疾矣。爾不當發性。迪吉答曰。我實禁不住也。幸農夫既以我真是有病。何以如此將我痛鞭。所以一時性發。忘却諸事。惟要報復此恨。故狂奔而去。

駒平曰。爾既作錯。我甚憂之。因爲幸農夫要從爾身上推測我等。皆是假裝疾病。而我等亦將受苦矣。我等須另想計策。方可保護自己。迪吉曰。且莫急。無論如何。彼必臥床多日。不能奈我等何。但我已決志。從今以後。若受惡待。卽踢去韁轡。飛身逃去。

莘農夫既跌斷一足。故需日久調治。不能起床。但其臥於床上。想到田中諸工作。時刻不安。一日。謂其子曰。阿興。再有幾日禾稼成熟。可以收割矣。莘興答曰。父親不必過慮。若待禾稼成熟時。鄰人自然來助我等收割。莘農夫又問曰。此次禾稼佳否。莘興若有不願回答此問之狀。轉身欲走。謂其父曰。請父親不必將此事過慮。莘農夫曰。其中必有不對之處。何必隱瞞。但說不妨。於是莘興按實對曰。此次禾稼。全然失望。皆被蟲食盡。但德蘭西曾云。其與鄰人願來相助我等。重種禾苗。但其畏此田中之蟲過多。恐禾稼不能生長焉。

莘農夫曰。然則德蘭西之禾稼亦爲蟲食去乎。曰。未也。然則鄰人中有禾稼爲蟲食去者乎。曰。無也。於是莘農夫歎曰。此真吾之不幸矣。莘興又曰。昨聞德蘭西云。我田中之蟲既如是之多。但無一鳥來食之。真令人不解。母親與嫂姊亦云。今年不知何故。我等之田中無一雀鳥。莘農

夫曰。此皆愚魯之言。我之田中。不容有雀鳥。今既不來。有何異乎。莘興曰。兒以爲德蘭西之語。或合乎理。因鳥雀原是食蟲之物。說畢卽向外去。莘興既去。莘農夫愈憂。而覺事事不稱其心。此時腿忽作痛。不禁大聲呻吟。其女嫪娣聞之。卽趨入問曰。父親可是痛甚乎。曰然。我今不但疼痛。且覺事事處於逆境。故甚苦也。嫪娣曰。不然。父親試思爾有此好家庭。且有妻子兒女。愛惜爾。孝敬爾。我等誠宜快樂焉。其父曰。爾不知我之苦。今年田中將無分文之出息。若何使我不憂。嫪娣曰。兒固知此。但所慮者。父親平日工作太苦。又使諸牲畜工作太苦。爲節省金錢之計。致使我等皆處於不樂之境焉。其父曰。嫪娣。我之節省金錢。實爲爾及阿興也。嫪娣曰。兒不願有此金錢。甯願有我父之愛心。甯願我等及田間之牲畜。皆居快樂之境。何必多金爲。其父曰。嫪娣。爾不知之。若無金錢。何以存活。嫪娣曰。兒亦知此。但願父親必不爲節省金錢計。而致

工作太勞。我等工作。須有快樂之心。與願意之手。又當互相愛惜。及於田間之諸牲畜焉。

其父聞此一番勸諫。歎曰。吾女所言。想是合理。但我平日懇苦工作者。爲爾之計也。今已夜深。爾可歸房睡矣。

夜間莘農夫不能安睡。常以其女兒之言反覆思索。而信其中有理。思及自己之硬心不仁。又思及其待妻不善。常命之工作太苦。又思及二十年前。初婚之時。其妻何等年輕美貌。至今已兩肩聳起。面容憔悴。頭髮斑白矣。又思及在此二十年中。未曾使其妻有休息遊玩之時日。但常使之工作艱辛。且近來幾年向其妻。無一語道及其顧惜憐愛之意。與初婚之時。大差別矣。莘農夫思念至此。誠覺虧待其妻太甚。故急欲向之陪罪。不禁發聲呼其妻。其妻卽至。

莘農夫卽請其妻坐於床邊。以其平日如何薄待。如何不介意之處。一

一向之聲明而懊悔。其妻聞言之下。亦含淚回答幾句感激之語。卽勸其靜心保養。待病好後。再說不遲。於是莘農夫方能閉目睡着。而其妻亦歸臥房。

第九章 良友規勸

次日侵晨。莘農夫醒來。想到昨夜向其妻一番好話。反覺有慚色。因此昨夜一切善良之心願。又烟消霧滅矣。

兩星期以後。諸牲畜仍在罷工之中。其時莘農夫臥病。而諸般工作託於一麥姓之老翁經管。麥翁性慈。不苛待牲畜。故諸牲畜能較前優遊自在矣。一日。麥翁謂莘興曰。諸馬生病。不能工作。醫之日久。不見效驗。我今另想一法試之。與爾共往馬房。將乾淨稻草。鋪於地下。使諸馬臥於其上。再以好食料喂之。欸之如上賓。數日後。再看有何效驗。莘興不肯道。我不願作此事。彼等亦不配受此福。但是麥翁一人。走往馬房。將

乾草鋪好。又以刷子拭淨馬身。而以好食喂之。諸事畢。麥翁卽去。於是陶平曰。今日何故如是之善待我等。迪吉曰。我亦不知。想必是一個計策。我等對此。置之不理可也。次日。麥翁又來。作諸事仍與昨日無異。迪吉曰。想必莘農夫是此人之敵。今其既病。故此人善待我等。白馬曰。如麥翁善待我等。我等亦宜以善報之。此假裝疾病之戲。我亦疲矣。迪吉曰。甚善。我等若受合理之看待。我願作工也。

次日。麥翁去探望莘農夫。莘農夫曰。今年我之田莊上。事事不利。我將無錢可以付爾之工資矣。麥翁曰。請不必爲此掛心。近數日。在工作之餘。我親自服侍馬匹。而馬匹之病。已經好多矣。莘農夫曰。爾何如爲之。麥翁曰。我非讀書之人。不能盡所當爲。但我所信者。惟此一端。卽以己所欲者。施之於人而已。我待馬匹。以此法耳。麥翁說畢。此話。卽去。

未幾。嬭娣進曰。今日母親不能起床。我想其將病矣。蓋自莘農夫得病。

以後。其妻日夜侍奉之。以致艱辛過度。而脫力成病。幸農夫只顧自己之病。未曾慮及其妻之苦。至傍晚。幸媽媽之病勢愈重。故商議往請一醫士。於是家犬踏山。卽以此事傳至外邊。而不一時。諸牲畜皆知矣。陶平曰。如今必需一馬。往請醫士。迪吉曰。我願去。白馬曰。但望彼等來揀選我。我必急速馳往。

不一時。麥翁至馬房中看馬。自語道。我不知揀那一馬。迪吉卽發聲嘶叫。若曰。我願去也。麥翁卽向之察看。曰。汝果是一匹快馬。我今揀選汝去。但汝不可再施惡計。若從前之跳躑遁走也。於是將迪吉牽出。加上鞍轡。麥翁騎上。卽飛馳而去。其疾如風。絕無脾氣。亦不施弄詭計。不一時。醫生請至。

醫生將幸媽媽之病狀診察之後。卽曰。此病乃勞苦過度。缺少安臥所致。平時彼已工作過分。加之近來侍奉其丈夫之病。以致力不勝任矣。

若休息靜養。可望全愈也。云云。

此日。德蘭西亦來探望。莘農夫曰。如今諸事愈見不好。甚至我妻亦生病矣。德蘭西曰。莘兄。我今以實相告。爾妻工作過度。爾宜早察及之。爾妻誠一忠心賢良之婦。爾常使之工作太多。甚於奴婢也。莘農夫曰。我從未想見及此。德蘭西曰。爾不但如是待爾之妻。卽待牲畜亦然。爾待無論何人莫不皆然。爾妻之病。乃由於過分之工作。而爾馬之病。亦由是焉。爾惟爲金錢計。以致捐棄家庭之快樂。及其他諸福澤。我今請問於爾。爾所得者何物乎。病也。不快樂也。無甚多之金錢也。我非自誇。我所從之計畫。適與爾相反。我有快樂。我之家庭快樂。我之諸牲畜快樂。我之金錢。亦較爾爲多焉。

莘農夫曰。爾是運氣好。我是運氣不好。德蘭西曰。非也。非也。此事不關乎運氣。無論何人。若依聖經之教訓而行。則必昌盛。今尙有一事。請爾

注意。今夏在爾田中。有甚怪奇之景象。卽無一鳥雀至焉。莘農夫曰。我已知此。我妻我女已將此事告我矣。但我想雀鳥不來。是我之幸也。德蘭西曰。非也。爾之禾稼。全爲蟲所食者。因無鳥雀啄食蟲類之故也。我等之天父。生此鳥類。不但爲此用。而且鳥能鳴噪。其聲娛耳。使世界有欣喜之象也。莘農夫曰。我不明此理。我亦從未聞此說。今年我田中無一鳥雀。是確然之事。但我將思索之。爾方所言者。或亦有理。德蘭西曰。是眞有理。我願爾三復斯言。我等之天父。使我等有權能管理鳥獸。亦有權將鳥獸取去。一如爾田中之景象。至於馬匹雖有大力。然其體格之構造。略與人同。若使之工作過分。則必脫然坍塌。今日爾妻之脫力。不能起身者。無非因工作之太過也。

莘農夫曰。如此看來。我其過矣乎。但我不以牲畜之事。算爲緊要。德蘭西曰。爾所見差矣。牲畜能知人聲音之善惡。立辨不爽。此事於馬更然。

麥翁告我。今日其乘迪吉往請醫士。此馬於路馳騁極佳。一若其已知爾妻有病然。麥翁看待馬匹甚善。且留意喂養。故數日以來。爾之馬匹已較前大有起色。待爾病愈之後。試往觀之。爾將驚奇彼等之雄壯可觀矣。我今將去。請爾三復吾言。不數日後。我將召集鄰人。助爾重栽禾苗。爾可勿爲此事焦急。惟望爾病愈以後。於田莊諸事間。能施行其他良策耳。德蘭西言畢。卽辭別而去。

第十章 悔改前非

德蘭西既去。莘農夫卽以其所言者。又思索一遍。至終覺得其以前之行爲。誠不合理。而難辭其咎。最使其注意者。卽其妻及女。何等善良。而彼何等心硬。使彼等終日工作。少與休息之日。正在此時。嫪娣進內問候。莘農夫卽問曰。今日爾母如何。嫪娣曰。今日母親畧好。但仍四肢無力。醫士不准其起床作事。莘農夫曰。我方想到此事。誠覺我看待爾母

不合乎理。使之作工艱苦。以致今日爾母如此之脫力。乃我之過也。此次我病愈之後。我必改換性度矣。嫺娣聞言。不勝感激。乃以兩臂抱其父頸曰。父親。父親。孩兒甚喜聞此言。自今以後。我一家之人。必能互相愛敬矣。莘農夫又曰。我亦想到我待牲畜似太苛刻。德蘭西與我談話之時。亦說及之。我想其所勸告者。誠是合理。嫺娣曰。父親能思及此。孩兒欣喜莫名。德蘭西先生之言是也。勝於藥石多矣。我等之田莊間。能有如是之快樂。豈非幸事。我欲將此事告諸母親。使其聞之。病可速愈。不一時。莘興進內。莘農夫即謂之曰。興兒。我將改變方針。因向來之計畫。皆屬差誤。我曾教汝行種種錯謬之事。今日思之。甚爲惶愧。是以天父懲我。從今以後。我欲悔改前非。而力圖新行。我父子二人。須待人以仁慈。推而至於牲畜。及飛鳥。莘興答曰。此事甚合兒意。近來兒注意於麥翁之善待馬匹。而見馬匹之漸臻強盛。較勝於醫士之藥料焉。

其時彼等之家犬蹈山。適臥於近窗處。聞此一切言語。喜躍而起。奔往場中。一一報告與諸牲畜知道。駒平曰。我信此事是真。既然如此。我等罷工之風潮。可以止矣。白馬曰。此是十分願意。我今有力出外。拽犁耕田矣。

雞亦欣然曰。我願每日生二卵。於是其卽出作一新巢。在嫪娣易見之處。

此日。駒平又召集一會議。家犬蹈山馳往各處通知。各種牲畜不一時皆會集於原樹下。先由蹈山將其所聞者一一報告與會衆聽。於是駒平聲明取消罷工之約。並請求彼等認真工作。襄助莘農夫及其家人出於患難之境。

牛曰。我將出乳豐盛。逾於平時。使見之者驚奇焉。黑鳥曰。我欲召集同伴數百。將此處田中之蟲殺去。其餘各鳥亦如是言。於是彼等皆大歡



喜。因此次罷工。能得如是之勝利也。

次日下午。嫖娣謂其母曰。母親請聽。雀鳥已回來矣。其卽由窗口向外望去。只見滿樹烏雀。各式各樣。鳴聲娛耳。嫖娣又跑往其父處曰。父親請聽。雀鳥已回來矣。彼等之鳴聲。豈不美歟。莘農夫曰。果是美麗。但所奇者。何以一時皆來。

正在此時。莘興亦自外奔至。一見嫖娣。卽曰。奇事奇事。我見諸馬匹。在場奔馳跳躍。一如無病之狀。嫖娣曰。興哥。請聽外邊鳥鳴之聲。莘興一聽。喜曰。我久未聞此矣。此何故歟。烏雀復回。馬匹全愈。我等之好運氣。似乎又轉來矣。

次晨。莘興出外至倉棧中。只見三四頭貓。在內東奔西馳。其一時忘及前日所許之願。拾起一石欲擲之。適爲麥翁看見。急止之曰。住手住手。爾作此事。又欲破壞此田莊間之新規則矣。莘興悟曰。我幾忘之。但此

等猶如何能至此。麥翁曰。我亦不知。彼等如何至此。但倉間中之鼠甚多。今彼等來。是將衆鼠殺盡。不然倉中之物。皆將爲鼠食矣。幸興曰。我望自今以後。不忘前日之願。但未知今晨馬匹如何。麥翁答曰。馬匹甚好。一無病狀矣。因爲有一服最好之藥品。與馬匹服之。立見效驗。我今將此方法授爾。卽曰。爾欲望彼等如何待爾。卽以此法去待彼等。

其時嫪娣亦來。謂麥老翁曰。曩時聞爾善歌。音調頗佳。今可爲興哥與我二人再歌一曲乎。麥翁並不推辭。卽歌曰。

問誰家之胄裔兮。羨麥氏之嗣人。趁快晴以扶耨兮。或荷月而帶鋤。征眠牛漫其不猜兮。山鳥知其性情。任萬物之優遊兮。樂乎天命復奚憎。

欽帝力之無限兮。仁慈及於獸禽。森林儘其棲托兮。原野一任其遊行。或駕軒車以逸兮。嘗依耨耜而盼耕。吾儕其善役兮。毋負覆載之

深恩。

麥老翁唱畢。就向嫵娣說道。請小姐亦爲我唱一曲。嫵娣就答唱道。

茫茫遽古兮原人未生。莽莽乾坤兮惟獸與禽。吳牛燕雀兮暫爲大
宇之民。

流光若駛兮文化相尋。列祖列宗兮宏制漸萌。懿歎人類兮遂爲萬
物之靈。

動植物產兮隸其處分。帝恩高厚兮錫我權衡。期無虐遇兮致辜彼
之慈仁。

已所不欲兮勿施諸人。先聖名言兮吾儕當遵。毋以異類兮乃恣意
以相凌。

第十一章 福祿齊臨

莘農夫之鄰人。皆牽馬攜具並工人來。助其補種禾苗。其時烏雀亦來

工作。隨於耕犁之後。見蟲卽食。莘農夫自己之馬匹。亦認真工作。不數日已補種齊全。於完工之一日。天氣清朗。工人皆快樂謳歌。至會宴時。振鈴召集諸工人。於莘農夫家前之草場上。列桌而食。桌上之食物皆豐盛可愛。諸工人之妻女亦同來赴宴。莘農夫出外倚於一榻而觀之。其時莘媽媽病亦全愈。在場款待衆人。於食時。歡笑言談之聲。不絕於耳。興緻頗盛。

次日天降雨。而土地得以滋潤。後又晴朗而日光出照於田間。陰晴合度。因此苗長甚速。而有豐收之兆。數星期以後。莘農夫之病大有起色。可以扶杖出行。於田莊間往來察看。只見諸牲畜皆有快樂之狀。而禾稼亦甚豐盛。其又走往馬房中。迪吉馬卽轉身向之嘶叫。若有歡迎之意。莘農夫曰。此馬因昔日致我於險境。故今向我求救矣。但我亦當求彼之赦。因我苛待此馬。爲時甚久焉。



老馬駒平。此後不受驅使而工作。惟日在草場上奔走遊行。一年之後。此老馬逝世。卽葬之於田間。因此馬服事莘家年數已多。故家人重視之。而爲之作一墳塋。

莘農夫之病大愈。其言行若另換一人。對於其妻子兒女傭僕以及牲畜等。皆有愛惜之心。卽其容貌亦大改變。而和藹可親矣。其田間之諸事。皆有興盛發達之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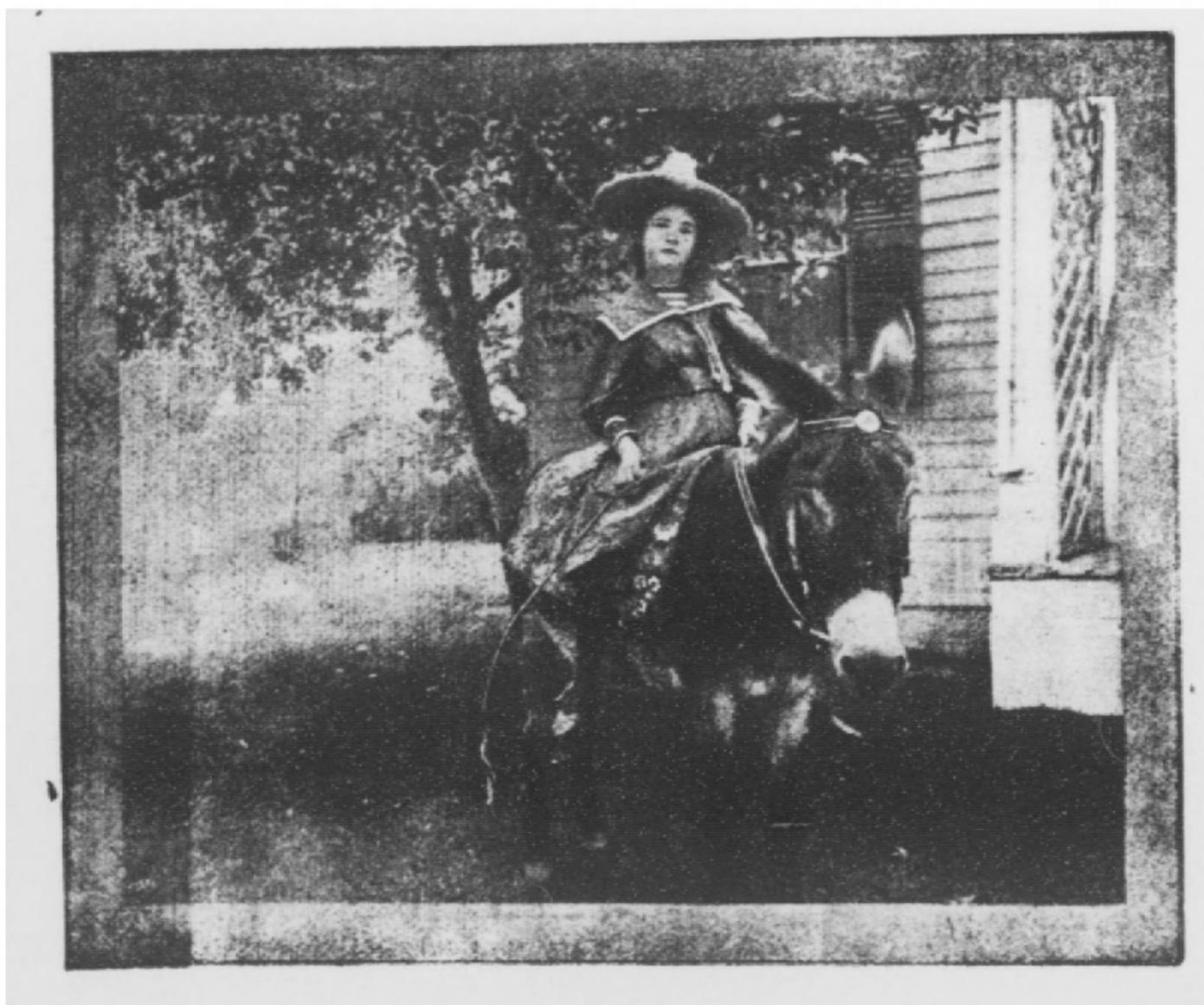
一日。莘農夫謂其妻女曰。從前何以不覺鳥鳴之聲。有如是之美麗。而花香草色有若是之可愛乎。如今萬物皆景矣。但所憂者。與兒自小便來。常受我之惡教訓。而或已殘忍成性。若欲改變其習慣。誠非易事。目今其雖應許改惡從善。但我恐其不久以後。欲忽之焉。此語爲麥老翁所聞。卽答曰。主人勿必爲此憂慮。近來爾之少君。常讀善待牲畜之書。常言善待牲畜之事。不慮其性不善。而且德蘭西先生有一女。姿色絕

住。我想幸興必能盡力謹修其言行。使彼女敬重之也。幸興在旁聞之。急止之曰。麥翁請勿再言。爾未知其事。豈可亂道。麥翁笑曰。我有兩眼。張得甚開。其中之事。畧知一二。於是衆皆大笑。幸興怕羞而走。

麥翁之言未曾說差。因不久以後。此村中有結婚之事。爲新郎者卽幸興。而新婦卽德蘭西之女也。兩親家爲此親事。皆甚喜樂。

是年冬季。幸農夫喚木匠修理馬房。並買絨毯披於馬背。其又整頓家事。凡需修理之處。一概修理齊備。一日天降大雪。嫵娣倚窗向外觀望。忽謂其父曰。父親請看。外邊一騾。立於吾屋之柵門旁。觀其狀。若一老騾。可否收之進內。免受風雪之苦。其父答曰。甚善。卽喚幸興與麥翁二人。驅此騾進馬房中。並以食物飼之。

當時此騾進入馬房。見駒平卽曰。一別數月。而今至此相見。諸般景象已改變矣。駒平曰。此處已經大改變。如今我等皆甚快樂。爾昔日以罷



工之計畫相告。至今果見其效。我等皆感激之至。驟曰。我亦願居此。若得相容。我卽在此工作矣。

此後。莘農夫之田產大爲發達。而昔日之過處。彼亦不願再犯矣。

惟願衆人皆能善待各種啞口牲畜。而信從此乃我所當行之事。蓋苛待牲畜。乃違反人道。上帝造我人。授以管理牲畜之權。使人有思想之能力。駕馭彼不能思想之牲畜。若苛待之。是爲暴虐之人。設有較我等更强更大之人。來虐待我等。試問願受之乎。

更望讀此書者。皆能因此書所述之事。而立志善待衆人。推而以及牲畜。有等貓犬。往往爲人所虐待。其困苦之狀。不堪注目。未知諸君於街道中曾有見之否。此皆不明人道者所爲也。惟望諸君發慈悲心。盡力開導人民。使彼等以合理之法。待各種牲畜也可。



15

2421